

承淡安针灸经典



承淡安

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 著

孙晏如 参订

谢建明 校勘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针灸经典

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 著
孙晏如 参订
谢建明 校勘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 / 承淡安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

(承淡安针灸经典)

ISBN 978 - 7 - 5478 - 2816 - 8

I. ①承… II. ①承… III. ①针灸学 IV. ①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9331 号

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 著

孙晏如 参订

谢建明 校勘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3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8 - 2816 - 8/R • 994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承淡安针灸经典”丛书中的一种,分为四篇:第一篇“总论”,包括针灸术之沿革、针灸在治疗上之价值、针刺治效之研究等内容。第二篇“经穴之考正”,主要对人身度量标准、人身骨度,以及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相关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进行阐述。第三篇“手术”,阐述了针之制造、针之形式、施针运气法、施针手法等内容。第四篇“治疗”,主要论述针灸治疗的方法,对伤寒、温热病、暑病、霍乱、中风等常见病症的针灸治疗进行详细解说。

本书以1936年中国针灸学研究所出版的《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为底本。书中涉及较多西医解剖名词,与现在通行西医解剖名词有较大不同,为保存原貌,一律不予修改,请读者自行参考使用。本书原配有诸经脉之经穴图,因其年代久远,图片质量不佳,故未收入。

本书可供针灸医师、针灸科研人员、中医院校师生及广大中医爱好者参考阅读。

出版说明

承淡安(1899—1957),原名澹鑫,字启桐,江阴华墅人。承淡安出身中医世家,祖父承培岗擅长中医儿科,父亲承乃盈则精于针灸、儿科、外科,均以医名,求医者众。承淡安中学毕业后,17岁即随父学医,后又随同邑瞿简庄学习内科,深得真传。1920年,他又参加上海中西医函授学校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西医诊疗基础。1921年冬,他回到家乡随父开业,刻苦钻研针灸类典籍,技艺飞进。于1927年在苏州设立诊所,治疗以针灸为主,药物为辅,所治多验,病者盈门。

1929年承淡安在苏州望亭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设立针灸函授班。1932年迁址于无锡,继而在1933年创办《针灸杂志》,这是全国最早的针灸专业杂志。

鉴于当时我国针灸学停滞不前的现状,承淡安于1934年秋,东渡日本考察与学习日本针灸医疗、教学与科研。在此期间,他非常注意搜集与针灸相关的资料与书籍。承淡安回国后,以原有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为基础,创办了中国针灸讲习所,次年改名为中国针灸专科学校,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针灸专业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无锡沦陷,针灸学校悉遭兵燹。他无奈西迁,辗转入川,先后在湖南桃源县举办针灸训练班,在成都开办针灸讲习所,同时在成都国医学校、德阳国医讲习所等处任教,直到1949年才返回苏州。

1954年,承淡安出任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校长,并当选

为江苏省人民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承淡安一生针灸著作颇为丰富。其代表作为针灸“三部曲”:即《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以及《中国针灸学》。此外,承淡安针灸著作还包括《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子午流注针法》《针灸精华》《针灸处方集》等。其译作亦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古本十四经发挥》,其次还有《经络之研究》《经络治疗讲话》《针灸真髓》等作品。

承淡安的第一部著作为《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于中国针灸学研究所首次出版。他鉴于历代针灸书籍“经邃未能详明,刊刻图案、穴法尤多谬误,学者苦于穷究”的现状,“搜集有关针灸诸书,去芜存菁,删繁节要,再本平素经验,用最新式之编法制纂成是书……前人针灸治精义,得保存而阐扬之”。承淡安为了使针灸广为传播,“文字求其浅显,不尚空言理论”,对经络、腧穴、针法、病候和治法,引证了针灸典籍以及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例新颖,条理清晰,受到读者欢迎。1933年5月第四版出版时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至1937年5月,共出至第八版,每个版次均有修订。此后,承淡安又陆续出版了《中国针灸学讲义》[1940年初版,至1954年承淡安响应政府“中医科学化”之号召,“热烈展开学说与技术之改进”,改编为《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中国针灸学》(195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首次出版)等。

承淡安在四川时利用教学之余,曾编著了《伤寒新释》,对条文细加注释,在每条中提出针灸治法和处方及方义解释。此后,在此基础上,整理编撰成《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一书。该书特点在于将《伤寒论》与实际针灸临床应用结合起来,将《伤寒论》逐条分别注释。原文中有错简之疑者,则从理解或前贤改正之意而校正之。原文中言证不言苔、脉,或及脉不及苔,及苔不及脉者,则将脉、舌之症状,依承淡安平时经验之所见而补出之。并将针灸法补于后,对于《伤寒论》是一种全新的诠释。

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致力研究子午流注针法,认为“子午流注针法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特殊的疗效,但到了现在,能够应用此中古法的人却是很少了”,而此针法从临床应用证实有效,被认为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到针灸治法规律,所以承淡安编写了《子午流注针法》一书,对其理论与按时取穴方法等做了全面介绍,给予较高评价。

《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是承淡安之遗著,是其在世时,亲眼看到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新气象,为了对农民兄弟健康有所贡献,当时虽在病中,仍然坚持编写而成。1957年承淡安准备略作修改后付印,不料竟因病逝世,不及从事修改。虽系初稿,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故由江苏省卫生厅于1957年10月作为内部资料付印。该书图文并茂,几乎每张验方旁边配有穴位的定位与灸治手法,文字较为生活化与口语化,贴近农民群众,相当生动传神。

《承淡安针灸选集》1986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是从承淡安在1930—1957年间编写的教学讲义,为医刊杂志撰写的文章,以及若干著作的序文中整理选辑而成。

承淡安对于针灸的贡献以及在针灸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针灸学发展均起着至关重要、承前启后的作用。将承淡安有关针灸方面的经典遗著整理成丛书,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出版价值。

有鉴于此,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留存、传承承淡安的针灸经典著作,让中医后学者能更好地学习承淡安在针灸医疗与临床实践中的方法、感悟、思路与经验,我们决定甄选其具有代表性的医著,整理合为“承淡安针灸经典”丛书,以飨广大读者。

由于承淡安的著作横跨了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不同时期,各个时期的语言风格略有差异,民国时期的作品偏于文言,语言朴实凝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偏于白话,读者对象不同又有较大不同。在整理编辑过程中有较大的难度。总体说明如下。

一、1949年以前的作品,虽不属于古籍范畴,仍采用古籍点校的方法,对底本有误之处出注酌改。1949年以后的作品,底本有误之处,径改,不出注。至于存疑置异,不妄臆增删。

二、丛书采取横排、简体,现代标点。原书中凡指上文的“右”字一律改为“上”字,指下文的“左”字一律改为“下”字。丛书中的异体字、俗写字或古今字,均统一改正为规范简体字。中医特殊用字则不改,保留原貌。

三、丛书病名或药名以及中医术语有与今通行之名用字不同者,为方便读者阅读,一般改用规范名称(如“黄耆”改为“黄芪”,“藏府”改为“脏腑”,“证状”改为“症状”)。

四、丛书涉及较多西医病名、药名与名词术语与今通行之名不同者,基本予以保留,不作修改。一些与今较难一一对应的病名(如“痛风”,与现今西医病名含义不同)亦予以保留。

本丛书因编者水平有限,如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见谅,并给予批评、指点。我们以后会加倍努力地将更多、更好的中医名家医著编辑整理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10月

曹 序

尝读《山海经》有云：“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史记·扁鹊传》：“鑱石，《索隐》注，谓石针也。”《素问》：“其治宜砭石。”王冰注：“谓以石为针。”《说文》：“砭，以石刺病也。”汉书用度箴石。颜师古注：“石为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是古之针治，皆用石之证。《春秋传》：“美疢不如恶石。”汉服虔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针代之，是季汉始用铁针之证。周礼医师不详其术。《汉志》有《汤液经法》，而无针砭之方。《经》传但言药石而已。自《素问》创九针之名，辨补泻之用，方家依托，乃有黄帝《针经》。皇甫谧《甲乙经》，序以为在《七略》《内经》中者，亦无征也。窃谓其书果出于上古三代之时，何以独详针，而不及砭。按《扁鹊传》，厉针砥石，仓公教高期、王禹鑱石砭灸。郭玉自言针石之间毫芒即乖，可知秦汉之世针砭并行，隋唐以后单传针法。至宋，王惟德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为式，区分十二经络，旁注腧穴所会，刻题其名，别为图法，并附主疗之术，纂集旧闻，订正讹误，以刊板传世，承其技者，专门名家，几废药饵。至嘉定中，王执中著《资生经》，合《明堂》《铜人》《千金》《外台》而一之，亦可以为法程。元代窦汉卿针术名世，著《标幽赋》及《针经指南》。而后至明正统时，经四百余年，石刻磨灭，铜人昏暗，更命医臣重加修正，以复旧观。帝亲叙其由，所谓徐氏《针灸经》者是也。他如杨氏继洲，汇辑众论，集为《针灸大成》。汪氏石山，撰著《针灸问对》。其论以针刺病，能治有余，而不能治不足，详辨《内经》虚实补泻之说，又言误针误灸之害与巧立名目之诬，皆术家所讳，其说至为精笃。夫针灸之法，古圣人

教谕，精微神妙，而至矣尽矣。然只论梗概，以作规矩而已。盖人身有长短肥瘦，骨肉有小大高低，或皮肤腠理有疏密之不齐，亦犹人面人心，各各不同。寇宗奭亦云：“惟其心不同，脏腑亦异。”夫尺寸虽起人身，而医家别建同身之寸法，后之学者，欲无毫厘之差，殊感困难。古人有言云：“寸寸量之，至尺而差。”《外台》引《小品》云：“黄帝云，灸不过三分，是谓从穴。”此言作艾炷欲令根下阔三分也，若减此则不覆孔穴，不中经脉，火气不行，不能治病也。若夫灸炷之方，但依《图经》，尚无大失。今人灼艾注姜片，按孔穴灸之，以治痹疾多验。但壮注率不如法耳。古者蓄艾，本以疗疾。孟子云：“求三年之艾。”《论衡》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是灼艾即灸之证。古法多针灸并言，而以之佐汤液，乃易为理。今《千金方》中，可考见其例。自唐王焘，力言针害，凡针法针穴，俱删不录，惟立灸法为一门。其后西方子撰《明堂灸经》，仍其义例。后世又有熨法，意近于灸。今医家烫药，承以绢布熨体上下，得气则舒。《说文》：“熨，曰从上按下也。”《扁鹊传》言毒熨。《索隐》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帖。《扁鹊》又云：“疾在腠理，烫熨所及，在血脉，针石所及。”其论皆谓异方疗治。今之外科，亦有斯术。至于暑月，人患痧证，辄延剃工妄刺血脉，阴阳失理，为害犹多，不可不察也。

余友承君淡安，精针灸术，博览群书，汇集众论，删繁节要，去粕存精，著有《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去年刊印，已风行海内，蒙惠赠一部，披读一过，其首编先述大意，并附全身骨骼、筋肉、血络、铜人诸图。第一篇经穴，第一章论针灸之沿革，第二章列经穴之考正，每穴分手术、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第二篇手术，第一章论针灸施用及设制。分针之制造及形式、施针之手法、用针补泻之各法、艾灸之各法及善后，灸之种类，现代灸法之谬误；第三篇治疗，第一章论针灸治疗总诀，第二章论针灸治疗各论（分四十二节），第三章论针灸治疗分类摘要（分内景、外景、杂病），其书中经穴各图，依据人身，点准孔穴，注明穴名，摄影制版，无模糊不准确之弊。以历圣内功积验之气化哲学，参核生理解剖之实质科学，得成为新时代之国粹医学可，而谓近世科学医学亦无不可。其再版已经重印，爰志其著书之志趣及有益后起之本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四日四明曹炳章序于绍兴和济药局之寄庐

叶 序

中医，古医也；针灸，古医之尤古法也。厥后汤液盛行，几夺其余各法。今承子尝恐针灸法之湮^{〔1〕}没不彰，因有是编之作，故鄙亦将申其古意以置之端。

《针经》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盛而血者疾诛之，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诸小者（指脉而言），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为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

针既非虚者所宜，则其效用自有不同者。

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顺逆出入之会。

针之为用，仅通经脉，调血气，营顺逆出入。则其所谓补泻者，自非衰者补之之义可知矣。

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乃出，故命曰泻。

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

〔1〕 湮：原作“淹”，疑误，据正文改。

出,大气乃出。

必先扞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合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补虚奈何?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出。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其谓补者,舍“气不得出”“闭塞其门”外无余义。夫善用针者,本取其疾也。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治也。

膏粱与菽藿之体,年壮气盛与婴儿肉脆,各不同形,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亦有不同也。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而同之乎?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也。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以留之,此肥人也。

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其为人也,贪而取与,刺此者深以留之,多益之数也。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刺常人者,视其白黑,各为调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无失常数也。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轻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血清气浊,疾泻之则气竭焉;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持针之道 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

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

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后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气，刺道毕矣。

刺之而气不至（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凡刺之禁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顷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足，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于阳，则邪气复生，粗工勿察，是谓伐身。

《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其耆燔炳。”《异法方宜论》曰：“治宜灸炳。”曰燔、曰炳，皆以艾蕪火而熏之。即今之灸法也。古来论灸之专著殊鲜。今宜录日人原志免大郎《大古法》一节，于上以存参。

艾灸一法，能增进结核之抵抗力，而盛于古，弃于今。

艾灸施行既久，至一定时日后，血色素量能增加，且可长期持续，赤血球数亦可多生，如是则体内之新陈代谢旺盛，食欲亢进，营养佳良，其有益于保健也固无待论，即扫除病毒也功亦有余。

施灸后，白血球数能增加，其主因初起于中性多核白血球之增率，而至一定时间后，淋巴细胞亦能增加。如连续施灸，较为明显，且可长期持续淋巴细胞之增加，对于结核治疗上有伟大之力。早为中外医界所公认。西洋学者，或以汤剂注入，以鼓起淋巴细胞加增，而期达到结核治疗之目的。艾灸之治结核，其理由乃因其能增加淋巴细胞也。

施灸后人体白血球之食菌力能增长，补体力亦能增加。换言之，即免疫性及抵抗力，皆得因之而助长。

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岁潮诞日叶劲秋识于江浙交界之枫泾

张 序

昔黄帝与岐伯问难而作《内经》，为生民造福。凡民有疾，假针灸以治其外，汤液以疗其内，并以砭石、按跷，辅其不足，是为针灸之原始。三代以来，奉为圭臬，递相传习。秦汉而还，凡学医者，必先谙明堂流注十二经络、三部九候、五运六气、表里孔穴，洞察病源，诊有定法，刺有定穴，是以能通神明。出入玄妙，不可方物。越人得其余绪，演述《难经》。西汉仓公传其旧学，东汉仲景撰其遗论，晋皇甫谧著为《甲乙》，隋杨上善纂为《太素》。汉晋之间，去古未远，遗法犹存，然已不及三代之精矣。故仲景著《伤寒卒病论》，独重汤液，仍以针刺佐之，同时复指斥烧针之误。方有大小奇偶，药有君臣佐使，后世宗之。而针灸一道，沿及宋明，又等而下之矣。迨至清代，则方药盛行，医案大备。而《内经》十八卷，《难经》八十一章，词奥旨远，于焉益晦，而针灸更成绝学矣。夫医之为道，至精至微，非洞明阴阳五行，消息衰旺，不足以察病机。非烛乎表里、脏腑、虚实、寒热，不能以识传变。求其如《史记·扁鹊传》，洞垣一方，灼然无惑，渺不可得。呜呼！古法之不讲也久矣，方今医学日趋简易，只求以术应世。初未尝研究病理、诊断、治法之源，如五脏、六腑、经脉、流注、孔穴、分寸、浮沉、涩滑。九针、八法之类，又安能谊造上工、十愈八九乎？洎欧风东渐，群炫于西法之精良，几欲夺中国数千年之学术经验，而代以百余年进步之新学说。人民疾苦，所望于医家之诊救者，不愈减少乎？良可慨也。惟针灸之学习，必先了然于人身之脏腑、经脉、孔穴，不似方剂之但凭脉证。其治一病也，多则须费数小时之久，少须一小时之工作，不似切脉处方之易，故习者日少，间

有一二知斯术者，已如凤毛麟角。然三百六十五穴，多不完全，彼精伤科者，亦只有一百〇八穴，余则仅六十六穴而已，是又不无遗憾也。

澄江承君淡安，医界巨擘，提倡针灸，继往开来，为现世纪之导师，空前绝后之教本。博综典籍各家之言，参以历年之实验，去肤存髓，独抒心得。以科学生理之统系，最新式法编制，手辑是编，名曰《中国针灸治疗学》。绘图点穴，务期准确，治疗方案，应针应灸，分析^{〔1〕}精详。此书一出，海内风行，得者如获至宝，愿学者众。不负鸳鸯绣出与君看，尽把金针度与人。今承君锐意改良，力求进步，重印是编，版片字样放大，增入人身分部照片，古今验案多则，以资引证而供参考，更为完善。甫将杀青，以此篇见示。而索序于下走，细阅数通，深叹从前之神秘，悉布无遗。从此按图寻穴，探骊得珠，确有一定把握。行见起沉痾，疗废疾，如操左券。俾中医四千六百余年固有之绝学，一旦大放光彩，不让东西新术喧宾夺主。其嘉惠后学者，正无涯涘。是编岂仅为患病之明星，亦即行道者之津梁也。爰不揣谫陋而乐为之序。

民国二十一年夏六月前南洋考取最优等第一医士安徽省中医学会正会长
江宁张钺左军氏拜撰

〔1〕析：原作“晰”，据文义改。

黄 序

孙生晏如，余同学在兹兄哲嗣也，在兹从事教育有年，旁及医，得盛名于时，遂专业焉。性好客，座上常满，余时造其庐，剧谈过午夜，恒见晏如篝一灯居小阁中，左右拥书册，手不停披，目不他瞩，窃叹其志之专而学之勤也。既有所得，复自谦，乃求师于吴，习针灸之学。吴中医林名宿，率与之游，推为杂志编辑，时有著述，咸大惊叹。承君淡安，因之订交，称莫逆焉。近承君著有《针灸治疗学》一书，已出而问世，复嘱晏如为之增订。晏如乃本其研究之素得，临床之实验，缕析条分，都为四卷，乃问序于余，余非知医者，将何以达其旨乎？然尝任职南通医科大学，诸学子自海外归，或名人莅坛讲演，得闻其绪论，而略有所识别，故不辞进一言也。今医界中新旧之争亟矣，喜新者嗤旧医迂缓而重神秘，守旧者目新医操切而忽本原，入主出奴，莫衷一是。要之旧医之失，《灵》《素》诸书，苦难句读，义理鲜通，剽窃一二者，贸然治病，于是以五运六气之说，遁于虚无，令人莫从究诘，或得一先生之学说，姝姝而悦之，虽无当，勿顾也。下此者则读书数卷，抄胥若干方，不学无术，聊资糊口，更无论矣。新医之得，学有系统，分科立制，病菌组织，讲若划一，绝无影响之谈。苟有疑问，不但一国之中，大师老儒，互相研究，且旁及他国，以求证明，一有所获，载诸报章杂志，互通消息，此事业所以日盛也。今欲救旧医之失者。厥惟研读古书，博访通人，泯骄戒吝，弃虚崇实，庶有得也。矧针灸一道，肇兴最古，其治疾之敏速，诚驾西医刀圭而上之，以其内外兼治，不拘一格而乞灵于药物也。然从事于此者寡，何哉？盖墨守者或泥古失效，有志者或畏难中止，是以代无闻人也。兹

得承君与孙生,董而理之,勒成一书,用诏当世。不其懿与,且用科学剖解,发前人之所未发,固可间执新医之口,而使读者有轨辙可寻,合吾国人人之心思脑力,群注于是,其道未有不大明者。语曰:“一夫善射,百夫拾决。”理所然也。然则绍千古之绝学,炳一代之薪传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为序。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南通黄彦昇序于惜秋华馆